

歷史空間

納涼



夏日，老人們常在樹蔭下搖扇下棋納涼，悠閒自在。 網上圖片

文：王大慶

曾讀過北宋著名詞人秦觀寫的一首《納涼》詩：「攜杖來迎柳外涼，畫橋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參差起，風定池蓮自在香。」從這首詩中，古人夏夜納涼的情景可見一斑，就是「攜杖出戶，來到柳外，安上胡床，依『倚』其上，怡神閉目，追尋清涼」。

北宋人民的這種戶外納涼方式，一直延續到800多年後的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時中國科技不發達，電風扇尚未普及，空調還沒有問世。絕大多數百姓吃罷晚飯，耐不住家中的悶熱，闔家老少紛紛出門，在河邊、橋上、大樹旁支起竹床、擺放藤椅，盡情享受河風的吹拂，讓躁熱的心安靜下來。

北宋的納涼用具也很低級，是一種用竹子編成的柱狀物體，叫做抱枕，也稱「竹夫人」。這是從唐代沿襲下來的，不少中國文學裡都有關於竹夫人的記載，解放初期，許多老人還用過它。所謂「竹夫人」，乃是竹匠用光滑纖細的竹皮編織而成，即將縱橫交錯的竹皮織成一個一端封口，另一端可開口的周身孔隙的竹籠。由於竹籠中空而透氣，涼爽而富有彈性，所以手腳間夾個玲瓏多孔的「竹夫人」，睡眠時就覺得涼快多了。試想夏天睡覺的時候，床上鋪着涼席，然後再抱一個「竹夫人」，全身的皮肤都能貼在涼涼的竹子上，自然清涼舒適。

再說皇室的納涼設備，自然遠比民間豪華。據史料記載，唐代時，皇帝在宮廷中就建有專

的。記得那時客人登門拜訪，母親總是先遞過一把芭蕉扇，如果是長輩，母親還忙不迭地幫着扇風。那時，我們兄妹三人很頑皮，常常拿着扇子追逐打鬧。母親怕我們把扇子弄壞，所以每把扇子都用布條鑲邊，還在上面寫上我們的名字，誰弄壞了自己的扇子，挨一頓罵是少不了的。

在我家居住的胡同裡，夏日的傍晚，周圍的伯伯、叔叔們常裸着上身，在胡同的槐樹蔭下，邊下象棋邊搖芭蕉扇納涼，很是悠閒自在。一些頑皮的兒童則不時搶過大人的芭蕉扇，放在胯下當馬騎，嘴裡還叫着：「駕！」

往日人們手持芭蕉扇納涼的情景，堪稱是舊時民間夏日一幅別致的胡同民俗畫。

下放農村的歲月，晚上納涼，芭蕉扇成了我們知青最鍾情的納涼用具。收工回家，吃完晚飯，用冷水沖個澡，然後躺在門前空地的竹床上，眼望星空，手搖芭蕉扇，一邊扇涼，一邊不時地在身上、腿上「啪」一下，驅打蚊蟲，顯得既風情又實用。「清涼世界，出自手中，精逾鬼斧，巧奪天工」，這是文學家郭沫若的一首詠扇詩，既說明了扇子的用途，又讚美了扇子的工藝。炎熱夏日，手持芭蕉，輕搖慢揮，清風徐來，神清思爽，不亦樂乎。

曾幾何時，搖扇納涼的時光漸漸離我們遠去，取而代之的是電風扇，再後來家家戶戶幾乎都用上了「讓春天永遠陪伴着你」的空調了。然而高科技也有它的不足之處，台風風力大，卻太猛，吹多了頭暈；吊扇位置太固定，吹及的範圍有限；微風吊扇風太柔，抵擋不住夏日的滾滾熱浪；空調用時門窗緊閉不通風，總覺得心裡憋得慌，不小心還容易着涼，患上感冒等疾病。

「還是用扇子好，納涼不花錢，活動又健身。」年逾九旬的老母親如是說。

想想也是。搖扇子不但給人帶來絲絲涼意，還能驅趕蚊蟲等飛蟲，同時手腕的力量得到了鍛煉，手腕關節更靈活自如，也促進了部位血液循環。只是納涼的效果差些。

其實，納涼用具的先進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態。古時不少文人雅士講究「煩夏不如賞夏」，水畔涼亭，孟浩然「散髮乘夕涼，開軒臥閑敞」；山澗泉旁，元代詩人釋英「六月山深處，輕風冷襲衣」。王維、白居易、梅堯臣都曾去寺院誦佛品茶以忘憂解暑，「非是禪房無熱到，但能心靜即身涼」，一語道破禪機。相比於古人，坐在空調冷氣房裡的我們無疑幸福得多，但古人「心靜自然涼」的修為卻是我們難以達到的。古人不用空調冷氣，但他們擁有的是無限的悠閒和雅興。

字裡行間

胡適遺事

文：黃仲鳴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黃昏，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散會，胡適送客，突然身子晃了晃，隨即倒地不起，搶救無效。這是當年的國際大新聞。

事隔一月，一部百餘頁的簡陋小書面世，台北中國文藝社出版，這是一部集各界人士和報界對胡適的悼念文字的小書。近日在學校圖書館小角，給我發掘出來，借閱者除我外，僅有一人。睇看書名《胡適與中國》，以為是一部有關胡適政治思想的書；封面署「執筆與講述者」的名字，都是台灣當年政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物，如王世杰、毛子水、程天放、張其昀、蔣延黻、陶希聖、李濟、齊如山、蘇雪林、錢思亮、顧一樵、覃子齊等。既是小書，不用一夜便看完，最大感觸者，不是那些煽情、歌頌的文字，而是「執筆者和講述者」所說的胡適軼事，多屬鮮聞，特錄之一二以饜讀者。

民國時期，武漢大學請了胡適和李濟做學術演講，兩人同居一室。李濟天天洗澡，卻見胡適每夜回來，倒頭便睡，深感奇怪。某次忍不住相問，胡適說：「我有一個習慣，洗好澡一定要把澡盆洗乾淨。」其意是勞累整天，不想再擦洗澡盆，又不想「勞駕工友」，所以要有餘力擦洗澡盆時才沖涼。

這故事「感動」了李濟，認為胡適是個不輕易役人的人。胡適還向李濟提供了刷牙的方法，頗有趣：「我刷牙是照例順着次序上下左右裡外刷的，每邊刷二十次，左邊上二十次，左邊下二十次，右邊上二十次，右邊下二十次，裡面上二十次，裡面下二十次，然後再外邊上二十次，外邊下二十次，這樣不但上下左右裡裡外外都刷到，而且在用牙膏方面說來也很經濟。」並強調「十個人中總有幾個不會刷牙」，相信李濟是這幾個人中的一個，所以胡適才不厭其詳地教導

一番。

最傳奇的是，台北有個賣麻餅的年輕小販袁庭，去函胡適請教英美政制何優何劣，自此兩人書信往還。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袁帶了他炮製的麻餅去南港見胡適，兩人暢談兩小時，由世界大小事件到杜威哲學，十分投契。袁絕對想不到這位巨人如斯親民，不論階級。胡適聽他疑思鼻，即揮函囑他往台大醫院院長處檢查，一切費用，胡適極力負擔。故一聞胡適逝世，這個小販哭得眼皮紅腫，並說：「我今生今世很難再遇到像胡適先生這樣的人了。」

《大華晚報》社論指胡適「是曾開一代風氣之人」，但在他的性格之中竟然找不到一點點的霸氣。像他那樣隨和、寬厚，甚至含有妥協性的氣質，卻竟然會發生如此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力。「這確是一個不容易了解的奇突的事例」，這看法一針見血，也是很多人的看法。書中錄有輓胡適一聯：「想如何為人，便如何做；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

這也是我們做人和做學問的座右銘。



這絕版小書，有不少珍貴資料。 作者提供

詩詞偶拾

夏之韻

荷花賦

文：俞慧軍

黎明的渴望
神秘地掠過蟬的翼翅
晨曦推開那扇美麗的彩屏
夏風搖動萬家的窗櫺
天籟飄落吉祥的福音
鴛鴦在城市與鄉村的天空
劃過一道道美麗的弧線
暗香浮動的溪水畔
歇息着一隻隻嬌豔的百靈
綠野激盪着悠揚的琴聲
清風吹落夏的第一枚葉子
遼遠的風景濡濕了一幅幅
塵封千年的傳奇
在波瀾雲詭的一次次博奕中
江南縹緲着柔情似水的吟唱

陽光恬靜地灑向那朵朵艷紅
迤邐的情影蕩漾起一泓碧翠
浩渺的長風在紅花綠葉中聆聽
一池池蘊含理想的生命
生來就對河流行情有獨鍾
從不為人間的悲喜動容
傲然風雨曾灑落清淚幾許
終生廝守冰清玉潔的知音
那一群群飛舞的小精靈
在花蕊裡孵化着千年的耐夢
那一顆顆清純高潔的蓮蓬
猜想着人間如詩如畫的溫馨

文：孫貴頌

牆上的咖啡與窗外的麵包

有道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看到兩個令人感動的故事，願當一回「二道販子」，轉與大家分享。

在美國洛杉磯的一家咖啡店，有一種奇特的經營方式：有人明明隻身一人來到這裡，卻對服務生說：「來兩杯咖啡，一杯貼牆上。」然後，服務生給他端上一杯咖啡。當他結賬時，卻付了兩杯的價錢。此人走後，服務生立刻將一張寫有「一杯咖啡」的紙條貼到牆上。也有兩人結伴而來，卻點三杯咖啡，兩杯放在桌子上，而讓服務生將「一杯咖啡」的紙條貼到牆上。他們雖然只喝了兩杯，但卻付三杯的錢。

牆上的「一杯咖啡」是幹什麼用的呢？是贈送給另外一些人喝的。比如走進這家咖啡店的某個流浪漢，當看到牆上的紙條時，會對服務生說：「牆上的一杯咖啡。」這時，服務生便以慣有的姿態，恭敬地給他端上咖啡。流浪漢喝完咖啡，嘴巴一抹就離開了。之後，服務生就從牆上揭下一張字條。

提出這種運作方式的人，不但應當獲得創意大獎，而且值得大家的敬重。從這家咖啡店的工作人員，到來這裡消費的顧客，都心照不宣地默默執行。購買「一杯咖啡」的人，不用關心來此享用這杯咖啡的是誰；點名索取「一杯咖啡」的人，也坦然自若。而店家，更沒有因為來者的穿着混搭、髒亂不



貼在牆上的咖啡，是資助者善意的贈予，而非施捨。 網上圖片

無論是洛杉磯人貼在牆上的咖啡，還是西伯利亞人放在窗外的麵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天平兩端，雙方保持着相同的尊嚴。資助者把自己的行為，只是當作一種贈予，而非施捨。他們沒有居高臨下的姿態，更不會輕視和拿大。雖然接受者處於弱勢地位，但雙方隔着一層窗紙，不捅破就不相見。這些資助者，比那種往乞丐的盤子裡扔硬幣時故意砸出「噹啷」一聲，以及要求受助者對着攝像機鏡頭說「感謝某某」的人，要誠懇、溫厚得多。

其實，「牆上的咖啡」這個傳統的起源地並不在美國，而是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咖啡館。在當地，人們買咖啡時常常會多買一兩杯，留給貧困的咖啡愛好者享用。囊中羞澀的顧客可以問問是否有「待用咖啡」，如果有，就可以坐享其成。如今這個傳統已經擴散到世界許多國家。在中國，2013年公益人士尹小龍曾經在深圳發起過「待用午餐」，實行辦法與「待用咖啡」如出一轍。然而，僅僅時隔一年，這項活動卻卻歇斯底里了。主要原因除了有些人「不太好意思來白拿一份飯」之外，還有餐廳經營者「怕送出的免費午餐會引來衣著襤褸的流浪漢甚至乞丐」，影響餐廳經營。看來，我們想讓這種善舉在中國順利着陸，並變成我們的共同願望和生活方式，還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

來鴻

故鄉雜憶

文：龔敏迪

捷克作家克里瑪說：「我留戀着布拉格的鵝卵石街道，以及走過鵝卵石街道的每一個苦難的靈魂。」我留戀的也是漸漸遠去的故鄉，自從離開了那片山水和土地，如物質般被分離成分子、原子、中子的過程中，在被歲月揉搓皺了的心頭揮之不去的，是生怕被架空的靈魂。

翻過那座青山，夕陽就落在了回不去的故鄉上空。摘一片白雲，折疊成藏於心中，以便夢裡乘雲回歸那曾經用草根做成皇冠為自己加冕的故園。權籬上的木槿花再普通不過了，韓國人卻把它作為國花。想想也是，《詩經》不是說過「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嗎？舜華就是木槿花，大概唐宋人常會把它插在鬢邊，是最能與少女臉上的紅暈相得益彰的。很少看到孤零零只種幾株的木槿花，楊萬里說：「漫栽木槿成籬落，已得清陰又得花。」整紫或粉紫色的花兒，像約好了似的開遍了整個籬籬，但這樣，也就很少有人會注意它的個體美了。夾雜在籬籬上的凌霄、薔薇、金銀花等反而更容易令人矚目。唐代詩人于鵠甚至說：「不愁日暮還家錯，記得芭蕉出籬籬。」

家家都在屋外栽一圈，至少也要在屋後栽一段籬籬，用以擋風塵，也用來防止牲畜闖入。到了年底，人們會對籬籬進行一番修剪，並用竹子紮成網狀的籬籬。有了籬籬，把柴扉一閉，就成了雞犬之聲相聞的小國寡民。東鄰就有個叫舜英的同齡女孩，能唱不少鄉村小調。第一次回鄉，覺得原先的屋舍、場院，突然變得狹小許多。舜英拿出一年級的教科書，問我城裡是否也用同樣的書？我知道她書讀得好，為表示我也不賴，於是從頭開始背誦起來。背着背着，看見她明亮的瞳仁裡有個我的影子，突然變得偏促起來，因為她的表情讓我想起，他們用鄉音讀書，與我的讀法是不一樣的。

建知了是村童遊戲的必修課，但後來到日本聽到蟬鳴，竟然有些不懂牠的方言，循聲一望，也不同于熟悉的倩影，名稱也有油蟬、熊蟬之類種種不同。記得老家只有娘娘廟裡的知了不可以逮，因為逮來的知了最終不是餓了雞鴨，就是餓食而死了。觀音娘娘慈悲，不喜歡殺生，所以尊稱她一聲娘娘。凡是受人尊敬的婦人，都可尊稱一聲娘娘，比如私塾先生的夫人，就稱先生娘娘。背上烏亮的那種老家俗稱「響雞」，褐色而個頭最小的叫「響雞」。我最喜歡的是中等個頭，背上帶點綠色的那種，牠的蟬唱也不像另兩種那樣只有一個聲調，而是平仄相間的三聲連唱。不知道從哪個年代開始，學童在塾師那裡受了委屈，就在放學回家的柳蔭路上，依着牠的旋律叫道：「野師太，野師太，先生娘娘脫褲子帶……」鄉人從此稱牠為「野師太」。

江南黃昏的炊煙是最迷人的。作為燃料的柴草摞成塔狀，堆放在灶屋外的路邊，這柴堆白天是孩子們躲貓貓最理想的地方。若臨時讓他們去搬點柴進灶屋來，他們會故意扒開外層，抽取中間的部分，為的就是能狗躲進去。平原上野生動物比較罕見，最討厭的就是偷雞的黃鼠狼了。於是春節前後，兩人一組逮黃鼠狼的獵人，就帶着兩三條狗，肩扛着網具出來走鎮串村了。狗也是瘦瘦小小的，牠們的任務僅僅是發現哪個柴堆裡藏着黃鼠狼，然後獵人就用網將柴堆圍上。一陣狗叫，加上獵人在兩面不斷用竹竿抽打柴堆，再狡猾的黃鼠狼都會忍不住竄出來，一頭扎在僅僅三四十公分高的教科書上，獵人不能夠上前就把牠抓住了。這時是不能用狗，生怕牠們的牙齒咬傷了黃鼠狼皮，那就不值錢了。突然聽到獵人「啊呀」一聲叫，手指已被黃鼠狼尖銳的牙齒咬穿，鮮血直流。但獵人並不生氣，說道：「不礙事，是獵人不小心。我要了牠的命，被牠咬一口也不冤。」包紮一下就繼續趕路了。接下來的幾天裡，孩子們想要躲進柴堆裡去，就會有幾分顧忌。

如今，這一切都隨城鎮化的發展而不留痕跡。人就如一顆流星，看起來有一定的軌跡，其實不過是宇宙中的微塵，被不可知的外界左右。離開了故鄉，就像流星的碎片，流落到了地球某處，再想回去是不可能了。但留在心中的那個故鄉母親的懷抱，依然是那麼年輕而溫馨，即便是在夢裡回歸，仍然給予我生命的力量。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中的「舜華」就是木槿花。 網上圖片